

建立新一代產業要如何？

刊發於2022年11月2日

區玉輝

在往法蘭克福的客機上，筆者遇到了鄰座的婆婆，言談間知道她既不是旅遊亦不是探親，年紀老邁踏上了移民之路：「孩子們都走了，我獨個兒留下沒意思，和他們團聚後就適應吧？」老一輩隨遇而安，感嘆著年輕人到處追逐機會。

我戴上耳機，手機音樂軟件剛選中了波士頓故人給我留下的一首歌。歌手獨白：「你有你嘅選擇，我繼續我嘅忙碌...」聽著想著，我眼泛淚光，一面回憶一面思考今次移民潮背後產業更替的意義。

百年前的香港產業

最近要編寫香港財團歷史，筆者閱讀了不少冼玉儀教授寫關於開埠的史料。百多年前英國人看中香港的地理優勢，建立殖民地。各路商家摩拳擦掌，政府拍賣地皮，建好貨倉港口，準備大展拳腳。誰不知英國政府繼續通過戰爭謀取利益，迫令中國五口通商。本來香港預料的獨市生意，卻無端要面對廣州、上海等旺地的競爭。剛建起來的小海港又如何與地處大陸的大商埠比肩，生意和資金大量流失，經濟陷入蕭條，剛投資起來的倉庫碼頭無人問津，地價大跌，不少商家甚至破產離開。當年的香港從未有起飛，就已經面對淹沒的局面。

同時間，未想到太平洋彼岸竟然會因為使用了新的淘金方法，在現稱三藩市的地方發現了金礦，需要大量礦工。而有大量勞工的中國就成為出口地，又因為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，法律取締了奴隸，從香港上船出發的勞工，比較起從其他口岸譬如澳門等地的勞工，都會是符合法律規定，可以自由到美國工作。幾年之間，十多萬人從香港離開，勞工遠渡重洋只得辛勤採礦，舊金山就因他們變得名符其實了。

蓬勃的船運，加上要採購開礦工具及供應礦工生活的消費品，救活了香港，更奠定了它日後的貿易地位，帶來繁榮。之後又有新金山，即溫哥華及澳洲等地的金礦，香港就順理成章憑累積起來的優勢做他們的貿易。當地一些發跡的礦工和他們的後代，因為聯繫的關係，通過香港

建立新一代產業要如何？

刊登於2022年11月2日

貿易。當地一些發跡的礦工和他們的後代，因為聯繫的關係，通過香港回鄉，又或經營生意；亦有以香港為基地投資，如永安百貨公司就是澳洲華僑在20世紀在香港開創，風生水起之後，進軍上海及內地其他大城市，成為當時全國最摩登的百貨公司。

錯失了中英貿易，千里外的機遇，令原本築起的貿易基礎，給當時的香港「執生」地用在另一個維度，竟然天降奇福地開啟了百年的基業，可謂無端端發達。香港後來的工業、服務業而至金融發展，都有由外部機遇配合內部轉化的軌跡。

香港要建起新產業

物轉星移，當九十年代大家浸淫在服務業、地產業及金融業帶來的成功時，沒想到香港就錯過了互聯網及科技在亞洲產業化的發展機遇。雖然本地不乏一些前瞻性的發展，又具有識之士的貢獻，但冷不防由香港支持建起的內地城市，在一兩個十年間就建起了傲視全國、蜚聲國際的科技產業。香港就在自我否定中，直至近年才能在跌盪地建起了初步的科技生態圈。

錯失了過資訊產業的波士頓，可以建成生物科技重鎮（見前文*）。香港從前都錯失過產業，最重要是把握新的機遇。而一國兩制、地理、金融、國際連結、基礎研究優勢已是共識甚至老生常談，要點在於利用，更準確應該說要如何利用舊有軌跡開展新的路徑。

我們可以在少數的成功例子中看出點端倪，以盧煜明教授利用液態活檢發明所闖出的新創企業，一方面見證本地的基礎研究可以帶來巨大商機，另一方面亦突出了發展創新的生物科技產業面前有一個巨大的路障。不說不知，大家可能聽過盧教授屢屢獲獎的消息，但不會留意他們興訟頻頻的事情。自從他們的發明申請了專利，開始利用專利發展產業及推出產品，因為產品獲利而專利有價，過去幾年就出現過侵權及專利訴訟。他們剛開始時在本港法院興訟，排期打侵權官司，但好幾位法官都在開庭前決定退出，因為發覺專利案件內容複雜，法官感覺未能處理，到最後第四位法官開庭時，已經累積了千萬元的訟費。他們可說是為後來的專利案件開了先例，讓法庭更能處理專利糾紛，法院能夠釐清專利權，其實促成了生物科技企業能立足香港，此情況就如波士頓政府

建立新一代產業要如何？

刊登於2022年11月2日

釐清了對基因重組產業的法規，促成了企業作出投資。

他們在中大最近的演講，更提到與競爭對手史丹福大學科研團隊在美國法院打官司。決定究竟哪一個團隊率先提出該項發明，先提出的就會被判獲得關鍵專利，並取得液體活檢產業的大餅。訴訟歷經幾年，牽涉千萬美元的費用，結果他們最終判勝訴。他笑稱自己的團隊在訴訟時經歷高山低谷，自己亦要負擔部份法律費用，可說是高投入高回報。

可能我們會不喜歡訴訟，以為將專利轉讓出去，收取轉讓費用一勞永逸。其實有價值的專利，才會引起別人垂涎，有價值的專利就是資本，資本可以轉讓、抵押及靈活利用，企業建立於資本之上，而有充足資本的地方才能有生產力。香港以往建立在貿易、金融及地產為主的資本之上，遊戲規則偏向於套戥及價值發現，與知識產權強調的創新解決問題不同，要這個地方補充新的資本，就要玩新的遊戲。有正確的規則才能促成科技為本企業落地生根。

而且，若轉讓本地發明的專利出去，就不會幫助一個地方建立起一個產業。辛辛苦苦培養出的本地科研團隊，營營役役的公帑投入，就為了跨國公司或其他高科技基地作嫁衣裳？轉讓專利的公司會在跨國公司的基地發展產品，培養並加強當地的科研，再提升人家的整體競爭力，只顧轉讓的利益而不以建立產業作思考，有如搬石頭砸自己的腳。盧教授及其他的科創團隊，在成長過程中，正幫助香港建立IP產業鏈，用自身的經歷揭示建立科技產業需要的IP策略、法律操作、配套的政府政策及指標，以至創業團隊協作及必需的犧牲精神。凡此種種，特別是爭取將專利用於本地的創新企業，關涉到如何在舊有的產業基礎上，發展新產業。

波士頓可以在歷史上錯失產業，但因為人才輩出，調整有道，仍然能奮發向上，重新建立新產業。面對厄困的本地，歷史上多次面對產業轉型，今次遊戲規則的改變，是橫亘路上的大障礙，嚇唬了不少人，有些選擇離開，亦有人要開新篇章留下接受挑戰。多少年了，有離開的人亦有回歸的人。

天各一方，相信還會有重遇的一天吧？

建立新一代產業要如何？

刊發於2022年11月2日

*前文：區玉輝《錯過一代產業會如何？》(刊於2022年9月17日)